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 三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
注同風福鳳反 疏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
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
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
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濡音儒洵徐音荀又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
渝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疏 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
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
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
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
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
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
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
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 彼其之子邦
之司直司主也。疏 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
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羔裘晏兮三英粲
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粲采諫反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稱尺證反 疏 羔裘

至彦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彦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寛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无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意。傳彦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彦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摻所覽反徐所斬反袪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擥音覽袂面世反。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惡烏路反注同寁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疏 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説得見之狀言己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袪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傳遵循至袪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説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喿此遥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爲義故言袂末。傳寁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寁意之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魗兮不寁好也。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魗本亦作𩴆又作𣫜市由反或云鄭音爲醜好如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疏 傳魗棄。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

章故云譏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

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蚤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

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弋羊職反鳧音符閒音閑繳音灼本亦作繳。

疏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畱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尚有爛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箋此夫至畱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閒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畱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畱也。箋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

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殽音爻本亦作肴。**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偕音皆。樂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疏】弋言至靜好。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别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别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琚音居佩玉名瑀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已和順。遺尹季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好謂與己同好。好呼報反注同。【疏】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荅之正爲不知子之來愧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

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俱辭不言來客非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已之羣臣其禮同此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衞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卽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曰妻取如字又促句反下注同

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旣揔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

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
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
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
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
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
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
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
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
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嬀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二
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
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
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
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
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
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襛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槿音謹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佩有琚瑀所以納閒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洵恤旬反

【疏】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
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翺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也又歎美
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
。傳親迎至木槿。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
車也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
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

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壻音細字書作聟○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而後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反○疏箋女始至代壻○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壻郎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翱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音疏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疏又相如反菡本作䓘又作莟戶感反萏本又作欿又作萏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巳發曰芙蕖顛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睹都杜反本亦作覩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蕖其其華菡萏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

實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箋興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醜人之至意同○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覩美乃往覩醜惡與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好色者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顚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

疏

山有至狡童○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顚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蘢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喬游爲義○箋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槁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顚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顚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

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親子充而親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蘀他洛反倡昌亮反本又作唱注下同和胡臥反注下同○**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槁苦老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長張丈反稱尺證反 **疏** 蘀兮至和女○毛以爲落葉謂之蘀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箋○傳蘀槁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揔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漂匹遙反本亦作飄**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要於遙反注同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權臣擅命祭仲專也。擅善戰反【疏】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餐七丹反遑音皇暇也【疏】彼狡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褰起連反本或作蹇非說文云褰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音庚【疏】褰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

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溱側巾反篡初患反揭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爲狂行故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

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鄭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恆弒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荊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荊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荊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

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曾助突爲簒故思大國正已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衆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簒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

疏箋他士至上士。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四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補下行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此卷誤脫

○羔裘

如濡潤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爲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鮮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亦謂朝夕賢臣 補夕當作多

○遵大路

不寁故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今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寁市坎反 [補]案釋文挍勘市當作币 說文摻字山音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摻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卽爲摻字作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山誤此 操字喿此遙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卽爲喿字作音也此喿聲與上參聲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箋德謂至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璜圭璧也 [補]說文圭作𡍮案𡍮字是也 佩玉有衡牙 [補]禮記衡作衡 諸侯佩山元玉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此章非是異國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而忽不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娶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添忽字亦誤采此也下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皆不誤閩本以下亦誤爲娶餘同此 曰雍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姑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見上考女曰雞鳴傳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說之於字皆引說文而證其爲佩則衝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玖石次玉後引上中有麻云貽我佩玖而云然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琚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玖爲譬況矣作玖者是也

字書作𡍐 [補]釋文挍勘𡍐作𡓨𡓨是埍之別體小字本作𡍐乃字有壞而改之

後世傳其道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道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　此解鏘鏘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將正義作鏘鏘易古字爲今字而說之也例見前庭燎正義作將將當是不知者依經注改之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正義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又云毛以下章云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木又云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較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後人用經注本之有小字者誤添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說文皆謂扶疏爲大木許氏扶作枎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荷下華字衍也傳分說經荷華二字用爾雅文不應華字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荷扶渠其華菡萏釋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風清人

萏本又作欿又作萏【補】釋文挍勘云盧本欿作欿下萏字作萏云欿舊作欲據澤陂音義改萏舊作萏據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集韻四十八感載蔄萏窞欿四形可證

所美非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下文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是其證

扶蕖其其華菡萏【補】衍一其字

醜人之至意同【補】毛本醜作箋案箋字是也

山有喬松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考正義本是橋字此經毛作橋以爲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爲槁之假借是其異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所謂某者指傳箋之義不以指經字之形經字之形毛鄭不容有異也箋云槁松在山上以爲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也箋例每如此其釋文本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爲正字耳非毛鄭詩舊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傳以喬松共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喬作橋下以明喬非木也不取喬游為義同案喬字是也凡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此用毛義易字非正義本經作喬也

此章直名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誤章是也　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槁作橋下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明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槁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槁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槁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作壯形近之譌

○蘀兮

和者當汝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也

○褰裳

復思於鄭補思當作歸

先鄉齊晉宋衞後之荆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齊晉本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衞後之荆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衞二字今正義作齊晉宋衞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云告齊晉宋衞者此承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衞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也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閩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衞案此非也宋當作本詳見上　見子與他人之異有補毛本有作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妦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疏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来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爲于僞反疏子之至送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礼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来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别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堂並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作闑苦本反近附近之近。

悔予不將兮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疏子之至將兮。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来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别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礼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礼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

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礼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廵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盖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䄄。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褧衣苦迥反下如字禪音丹縠戸木反爲其于僞反大音泰舊勑賀反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並同纁許云反䄄如鹽反。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伯迎己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豉反。

疏。衣錦至與行。正義曰此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己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褧裳互言之。箋褧禪至纁䄄。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盖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䄄士昏礼云女次紂衣纁䄄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䄄亦緣也䄄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䄄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䄄也。傳叔伯迎己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墠音善依字當作壇此序舊無注而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

而行【疏】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至奔者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姦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為刺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茹音如後篇同藘力於反茹藘茅蒐蒨草也後篇阪音反反又符板反町吐鼎反又徒冷反茅貌交反。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疏】東門至甚遠。○毛以為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藘在阪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登茹藘在阪則難越以與為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藘在於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為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為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藘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為二故易傳以為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為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

爲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已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藘可爲小難墠乃除地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墠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爲迗近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行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疏 東門至我即。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爲婚者得礼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乎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淒七西反喈音皆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胡何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說音悅下同。

疏 風雨至不夷。正義曰言風雨且雨寒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喈喈然。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瀟瀟暴疾也膠

膠猶喈喈也。瀟音蕭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瘳勑留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也公孫弘云夏曰校沈音教。

【疏】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箋鄭國至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官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傳聲眞專反

【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黄黄謂裘色黄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己。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青青子

佩悠悠我思 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碝本又作瓀如兗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 傳佩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己耳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挑他羔反又勑彫反說文作叏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疏 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候望為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作往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弒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

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漂匹妙反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迂誑也。迂求往反徐又居望反誑九況反。疏揚之水至迂女。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汝無信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與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爭爭鬭之爭注同亹亡匪反又音尾莊公子。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胄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
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
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
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
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
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衣**
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
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員音云本亦作云韓
詩作魂魂神也爲于僞反難乃旦反【疏】出其至我員。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
困苦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唯願使
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
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爲國人迫於
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
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
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
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
不能相畜故所以閔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
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
彊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
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别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卽
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
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
家卽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
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
女二服衣巾既共爲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爲

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已旣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靑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闉音因闍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爲樂心欲留之言也○娛本亦作虞

疏出其至與娛○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衆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藘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其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藘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傳闉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卽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卽委菜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箋闍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服言綦巾茹藘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荼故易傳以荼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疏】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婉於阮反邂戶懈反遘本亦作逅胡豆反○【疏】野有至願兮○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嫁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瀼瀼盛貌○瀼如羊反徐又乃剛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巾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呼亂反韓

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士與女方秉蕑兮蕑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蕑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行下孟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洵息旬反韓詩作恂訏況于反韓詩作盱云恂盱樂貌也樂音洛注下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疏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蕑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荅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瀏音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丰

謂之婚姻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字之壻爲姻兄弟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

悔予不將兮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士妻紂衣纁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紂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訓爲絲鄭未嘗破爲紂也儀禮緇字甚多皆作緇無作紂者經爲純字更審矣紂字在周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紂用釋文改注又云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釋文又作本

○東門之墠

而相奔者也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故名曰爲刺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又云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釋文云壇音善依字當作墠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壇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墠男女之際近而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鼓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衍則茹藘在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故知以禮爲送近[補]毛本送作遠案遠字是也

女乎男迎己之辭 補乎當作呼

○風雨

胡何夷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言風雨且雨 補毛本作風而且雨

○子衿

言可以校正道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木校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爲比挍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卽張參所云也各本挍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挍作校者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 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背誤皆考爾雅是也段玉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背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瑞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碝云本又作瑞如兗反考玉藻釋文云瑞而兗反徐又作瑌同說文五經文字碝字皆在石部其作瑌者後變而從玉耳凡耎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輭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被他人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輟高渠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轘誤輟是也

如其從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

聊樂我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員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員以員爲古字云爲今字故易員爲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員維河箋員古文云亦可證

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已字正義當本云故言縞衣綦巾已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已今正義脫去所上已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已字其已謂詩人自已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已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有棄其妻閩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荼茅秀小字本同岳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考正義本是秀字鴟鴞正義引此箋作秀既夕釋文用荼下云茅莠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與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依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按段玉裁云莠者魏晉以下俗字也謂依二禮改是非

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闉城曲重門也可證

卽委菜也閩本明監本毛本菜作葉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二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下是也

零露漙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爲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落也假靈爲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爲霝考文古本漙作團采釋文也釋文云漙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之爲團字讀爲團圓之團者卽謂此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

爲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於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

有蔓延之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下文可證

露潤之兮　(補)毛本露作霑

鄭以仲春爲媒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婚誤媒是也

野有蔓草三章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作三今正

○溱洧

士與合會溱洧之上　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剜入案此脫也

士曰已觀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矣字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廿一篇其初刻上爲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中華書局據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校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萴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與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大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勲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卽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卽營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卽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

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
制○正義曰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
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
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
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
土廣而弼之故為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
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
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
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
禮有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
內侯服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
服於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為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
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
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
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
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
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為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
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
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
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
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淄其
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耶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
海岱之間濰淄卽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
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濰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
位於王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
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
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

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哀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弊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暫○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慤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居領反本又作敬音同○【疏】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

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

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

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舝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

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朝直遥反注下皆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

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蠅餘仍反。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

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

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作。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

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

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箋夫人至禮敬。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

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

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

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

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纚色蟹反何霜綺反。**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箋云夫人以月光爲

東方明則朝亦敬也疏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

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

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旣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卽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卽言朝旣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纚緇髮纚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纚笄而朝首服纚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綃則首服纚笄必以綃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綃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復褖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褖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卽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旣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旣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薨呼弘反妃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遙反惡烏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疏 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卧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

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巳。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卽上雞鳴時也。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

。箋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嫙嫙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饜音同止也好蒿縞反。疏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爲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爲好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閒兮 還便捷之貌猺山名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猺乃刀反說文云猺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便捷本亦作便旋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駈曲具反注下同肩如字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豣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儇許全反韓詩作婘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下同 疏 子之至儇兮。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値我於猺山之閒兮於是子卽與我並行驅馬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儇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閒則是山之南山則故知猺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荅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驅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

逐至儇利。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儇利言其便利馳逐。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茂美也。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本又作姣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

疏傳狼獸名臧善。正義曰釋獸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

疏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愛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

疏俟我至乎而。毛以爲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鄭以爲摠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紞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傳俟待至象瑱。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䋲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

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嫁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爲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爲之即今之絛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豈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爲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瓊華至之服。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揔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揔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

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旣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卽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

充耳以青乎而 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 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

疏 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 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

疏 箋瓊英猶瓊華。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姝赤朱反。**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履禮也箋

云卽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疏東方至卽兮。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柰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旣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闥他達反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疏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闥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闥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疏傳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朝直遥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官。疏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

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昬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摠辭此則非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卽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昬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顚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反遽其慮反別彼列反**顚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羣臣顚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疏**東方至召之。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顚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顚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顚倒之意以裳爲衣今上者在下是爲顚倒也。箋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顚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顚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玉藻文。箋羣臣至早興。正義曰羣臣顚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與又早於臣也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晞明之始升。**疏**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爲一事也**倒之顚之自公令之**令告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圍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曰圃瞿俱具反脆七歲反藩方元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者恒失節數也。莫音暮。**疏**折柳至則莫。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爲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

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桑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桑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藩籬謂之圃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縣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歷言晝夜者以昬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昬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昬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昬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强爲之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興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唯王者有雞

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夙早莫晚。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注文暮與早對故爲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五之二）

齊譜

季蒯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蒯當作蒯物觀云宋板下季蒯作季蒯是也　其先祖世爲四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嘗誤世是也崧高正義引作嘗是其證　師尚父堪君多難閩本毛本同明監本堪作甚案皆誤也考文王正義引作謀計居多此當與彼同　止自胡公之所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止自當作上距是也　故云敷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當作定此說譜敷定九畿　甸服此周爲王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此形近之譌　成王周公封東至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非奄君名也疑在下成王節疏內錯誤在此是也當以此成王起接管仲之言也下凡移百九十三字　在禹貢青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在禹上當有圖是也　與呂伋王孫牟閩本明監本毛本伋作汲案此誤改也十行本此字作伋以下引顧命齊世家則作汲各順其文耳　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國皆形近之譌譜序正義無身字于國作惡彼文多不與此同也　詩人作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到當作刺是也　昭暫若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暫恐晢誤

○雞鳴

故夫人與戒君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無　故陳人君早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君當作夫人見第二章正義　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當作是以上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　當復褖衣（補）毛本復作服

○還

併驅而逐禽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禽作二案二字是也禽字誤　則是山之南山則〔補〕毛本下則字作側

牡名驩牝狼閩本明監本毛本牝下有名字案所補是也

○著

謂所以懸瑱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懸作縣案縣字是也釋文云以縣音元下文正義本當亦是縣字其自爲文乃用懸字縣懸古今易字而說之也不知者乃以正義所易改箋

人君以玉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爲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楚語稱曰公子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當作白形近之譌

其又以繩爲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規誤繩非也繩當訓爲戒今韋昭注作規不與正義所引本同也　士婚禮壻親迎閩本明監本毛本婿作昏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至於女嫁〔補〕毛本嫁作家　而云玉之瑱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孫毓引同浦鏜云也誤兮非也說文瑱下引玉之瑱兮可證案段玉裁云古尚書周易無也字毛詩周官始見各書所用也字本兮字之假借是也

天子用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全誤金是也

○東方之日

有姝姝美好之子小字本同相臺本亦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姝姝作姝然案此當是有姝姝然美好之子靜女正義所引可證也今此正義兩言姝然其毛以爲下一姝然不誤以傳本不重此字也其鄭以爲下本是與箋文同作姝姝然因上有姝然遂誤脫之也閩本以下用以改箋非也各本亦脫去然字

傳月盛至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門下當有內字

○東方未明

挈讀如挈髮之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挈字浦鏜云絜誤挈考周禮注是也

東方未明當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上脫去一未字

不能辰夜 各本皆同案考文古本辰作晨誤也考此可見古本之多誤

瞿爲良士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瞿當作因 夙早釋注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注當作詁是也

東方未明三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未明二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搤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搤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詣反拉音郎荅反復扶又反下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

疏 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爲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已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弃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弊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搤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卽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搤殺者說文云搤捉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搤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卽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卽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喪至是

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畧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下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弃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烏路反又如字○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蕩徒黨反徐勑黨反易夷豉反

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

疏 南山至懷止○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鄭以爲狐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正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

義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與此同也。箋雄狐至如狐。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箋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之來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沇音亮緌如誰反傅姆上音付下音茂處昌慮反下同奇居宜反**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

【疏】葛屨至從止。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緌往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緌必屬之於冠故冠緌共爲一同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是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

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輙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傳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厠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蓺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卽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取七喩反注下皆同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鞠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

疏 蓺麻至鞠止。毛以爲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旣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爲盈爲異餘同。傳蓺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蓺麻后稷生民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種之別名故云蓺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旣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箋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唯言文

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也箋云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析星歷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

疏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疏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兔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忉音刀

疏無田至忉忉○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甫田至能獲○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

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忉忉憂勞○正義曰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桀桀猶驕驕也○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怛猶忉忉也○怛旦末反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婉於阮反孌力轉反總本又作揔子孔反丱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眷反髦音毛少詩照反

疏 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令君不修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婉孌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孌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丱兮與總角共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噣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鳳反噣直角反本亦作濁畢星名何音犢繳音灼

疏 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噣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噣謂之畢李巡曰噣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噣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噣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綱小

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出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 疏 盧令至且仁。

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為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為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即是環鋂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盧重環 重環子母環也。重直龍反下同

其人美且鬈 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為權權勇壯也。鬈音權說文云髮好貌 疏 箋鬈讀至勇壯。正義曰箋以請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偲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敘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鋂 鋂一環貫二也。鋂音梅

其人美且偲 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偲七才反說文云強也 疏 傳鋂一環貫二。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鋂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鋂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婢世反徐符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古口反取魚器也惡烏路反 疏 敝笱三章章四句至患焉。正義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

魯桓公爲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爲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梐枑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云梐枑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旣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興也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魴音房鰥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疏敝笱至如雲。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大魚非弊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婿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爲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鰥之小魚魴鰥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傳鰥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笱之不能制大魚也。箋鰥魚至婉順。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摠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傳如雲言盛。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

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箋其從至爲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爲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魴鱮大魚箋云鱮似魴而弱鱗。鱮象呂反廣雅云鰱也音連【疏】箋鱮似魴而弱鱗。正義曰陸機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鶚或謂之胡鱅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如雨言多也箋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疏】箋如雨至使止。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令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疏】傳唯唯出入不制。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故猶端也。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播波佐反【疏】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駈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摽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無嫁之頭緒此

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蓆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箋云此

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薄普各反徐扶各反茀音弗鞹苦郭反革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

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恥之色。發韓詩云發旦也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亦作境易夷豉反下樂易同 疏 載驅至發夕○正義曰言

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車蔽又有朱色之

革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

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刺之。傳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

疾驅駈與驅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蕟樂之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

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蓆也車之蔽曰茀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鞹

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鞹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

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

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

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也郭璞曰

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

飾後戶謂之茀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

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

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

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至旦。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

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

夕發至旦。箋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

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故知襄公

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

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四驪濟濟垂轡濔濔**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濔濔之垂者濔濔衆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

四驪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濔同乃禮反徒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

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豈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闓音開圛音亦 疏 四驪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

其一驪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瀰瀰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闓易稱闓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 疏 箋汶水至所會。正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傍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箋不言之

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翺翔猶彷徉也。彷音旁徉音羊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 滔滔流貌儦儦衆貌。滔吐刀反儦表驕反說文云行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於宜反字或作欹技其綺反 疏 猗嗟三章章六句至子焉。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姦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 猗嗟歎辭

昌盛也頎長貌箋云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卯反本又作姣**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抑於力反**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

射則臧兮蹌巧趨貌箋云臧善也○趨本又作趍七須反又七遇反蹌七羊反【疏】猗嗟至臧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形狀頎然而長好兮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傳猗嗟至長貌○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之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爲盛不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額貴闊故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傳蹌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蹌蹌令與趍連文故知蹌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疌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爲名目下爲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疏】猗嗟至甥兮○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目上至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閒爾雅既釋如此淸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淸爲目下○傳二尺至曰甥○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揔據齊國爲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

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入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十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入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衣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无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无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猗嗟變兮變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選雪戀反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中張仲反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

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魚呂反乘繩證反處昌慮反【疏】猗嗟至亂兮。毛以為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為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為之兮餘同。傳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箋選者至貫習。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傳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用之。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五之二）

○南山

公謫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謫作讁相臺本作適案讁字是也釋文云讁直革反是箋字作讁也左傳作謫正義引同順彼文耳十行本因改餘字皆作謫誤也相臺本作適更誤適是古假借字非箋所用五經文字云謫經典或從適又借適字為之乃包舉左傳詩北門禮記昏義等而言之者也。按漢人不必不用假借字讀兩漢書及漢人所著可

證舊挍非也

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彭生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正義本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左傳古本當是使公子彭生乘爲句公甍於車爲句俗本增一公字耳乘謂同車也

下章責魯桓明監本毛本章上有二字閩本剜入案所補是也

以姦淫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姧作姦下同案五經文字云姦俗作姧訛正義多有之當是傳寫作俗體耳

於會昉之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正是也

五人爲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奇居宜反是其本無爲字也正義本今無可考但無者是也正義本當亦無其各本是淺人誤添耳

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天當作大形近之譌也奇大數矣者謂奇之數不止於五也

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

其數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六形近之譌也六其數奇者謂從五人而六之則五人失其數奇也此正義各本譌舛不可讀今訂正○按此必有脫誤或作耦其奇數

又襄公止復文姜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誤復是也

又非魯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又字衍也下章箋始云又非魯桓又者又此箋也正義於此章云責魯桓於下章云又責魯桓一無一有極爲明晰

○甫田

言無德而求諸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上有箋云考文古本有亦同案有者是也

總角丱兮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丱作卝案各本皆誤唐石經是也見五經文字卝部

未幾見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考釋文一本是誤本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者其韻下助句之字必同此章四句句末悉是兮字不得此句獨爲之字也所以致誤之由當以箋云見之無幾何故耳其實此箋之字不出於經也正義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未亦當有兮字見之字取於箋兮字順經文正義每如此今脫去耳未可即謂正義本作之字也韻下助字之同由漢廣思字推之則作正義者必知之矣不容誤也㫰正義引作兮考文古本作之采釋文

突而弁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考釋文以突而作音與定本同猗嗟正義云義並通故㫰正義引作而依定本也○按箋作突爾猶突然也俗本作耳乃大誤凡

云爾者猶言如此也

○盧令

孟子謂梁惠王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字當衍忺忺然有喜色閩本明監本毛本忺忺作欣欣案所改非也當是本作忺忺不與今孟子同故誤如此

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五經文字權字注云從手作權古拳握字可知鄭箋從手不從木與說文引國語捲勇小雅拳勇字同今字書佚此字僅存於張參之書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善曰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俗刻文選譌誤不可讀

○敝笱

弊敗之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敝正義作弊敝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此知緇衣正義敝字亦皆本是弊字今但存緇衣若弊一弊字餘字作敝後人依經注改之而未盡也鰥魚子釋魚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鰥當作鯤下引李巡注可證又下云鯤鰥字異亦可證或鄭本作鯤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鯤當作鰥謂或鄭之爾雅作鰥字也此與上鯤魚子鯤鰥互易而誤如此魚禁鯤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鱬當作鱬即鮞之別體字今國語作鮞此從重而者亦如陑作陑輀作轜也

亦文姜所使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亦文姜所使令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標起止云至使止此箋當是定本有止字正義本無耳出是止字之譌標起止當是後改也

令其上下相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令當令字誤是也義亦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尚有十九字同案山井鼎云釋文混在疏中當改正也是也

○載驅

疾驅於通道大都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下正義云序言疾駈故云疾驅駈與驅音義同考釋文云載驅本亦作駈薄薄下云疾駈聲也又鄘載馳釋文云駈字亦作驅如字協韻亦音丘是唐時凡經序驅字皆有作駈之本而正義本此一字作駈故特說之也五經文字云驅作駈訛依字書言之正義自爲文亦用驅十行本間或作駈乃寫書人以爲別體取其省非正義所用

簟茀朱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五經文字云鞹此說文字論語及釋文並作鞟今此釋文正作鞟正義引說文或其本作鞹而唐石經以下所從出也韓奕釋文亦作鞹

簟方文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蓆作席案蓆字是也蓆大也在緇衣非此之用但俗體有加草者耳

輿革前謂之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䩑誤鞎下同是也 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當云革飾後戶謂之茀竹飾後戶謂之蔽脫七字是也上文可證複出而誤耳

與上古文相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古當作句形近之譌

○猗嗟

頎而長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又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釋文以頎而作音與定本同

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上浦鏜云脫抑字是也 嗟是口之喑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咀當作啞形近之譌喑啞見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亦作噁見集解

趨今之吏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吏作捷是也

尾於正鵠之事 補毛本尾作毛 未學者之所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末字誤也 以射法治射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浦鏜云儀誤義是也司衣掌大射之禮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裘誤衣是也有正者無鵠者無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案浦鏜云無鵠下當脫有鵠二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
之以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
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
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
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
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
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
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
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周以封同姓予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
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
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
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
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
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
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
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
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
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
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
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
比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

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止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陿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隘於懈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

疏 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陿隘故其民機心巧偽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陿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陿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士也。○箋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繚音了沈音遼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摻所銜反又所咸反徐又息廉反說文作攕山廉反云好手貌纖息廉反見賢遍反。○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要褸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褸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要於遙反襋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畧反

疏 糾糾至服之。○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士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識魏俗言褸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襋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糾糾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註云冬皮屨變

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屨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屨霜爲寒而言冬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幣君子不屨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絇繶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傳摻摻至婦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士盡爲此譏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旦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傳要襋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褄也要是裳褄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兮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亦反揥勑帝反諦音帝。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

疏 好人至爲刺。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揥以爲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爲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礼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陿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

急而無德教至使民
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汾沮洳汾音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莫音暮漸如字又接廉反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士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軞本作旄音毛盾徒本反疏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士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澤之處故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箋之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箋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軞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軞車之族明公行掌軞車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

美如英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行戶郎反注同疏傳萬人爲英。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藚水舄也。藚音續一名牛脣說文音其或反舄音昔。疏傳藚水舄。正義曰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殽本又作肴音交省色領反。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音遙行下孟反下文行國同。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爲于僞反下所爲皆同。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何爲如字。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知是則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疏園有至勿思。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彼人既

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其亟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殽不與爲異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三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爲殽卽是儉嗇之事○傳曲合至曰謠○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揺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卽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揔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正義曰夫人卽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爲卽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故以爲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從兩朿俗作棘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屺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

【疏】陟岵三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己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爲大國所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爲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

發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山无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處昌慮反○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无已無解倦○莫音暮解音介○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旃之然反○

疏陟彼至无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己登彼岵山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无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无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无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卽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屺音起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季少子也無寐无耆寐也○少詩照反耆常志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莫后○畝反古作晦俗作畝皆同○疏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閒閒音閑本亦作閑別彼列反○行與子還兮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還本亦

作旋【疏】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叙其往者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廻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地陿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箋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陿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来者或来還者見往来相須故揔解之。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皃。泄以世反。行與子逝兮箋云逝逮也。逮徒賚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檀徒丹反木名。【疏】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飧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廛本亦作壥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貆本亦作狟音桓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貈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餐

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湌音孫○[疏]坎坎至餐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爲無功而受祿使賢者不進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漘側則是厓畔之處故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論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淸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淸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卽言河水淸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淸且漣猗然也河水性濁淸則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河厓因卽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淸是河水稀淸故以喻明君稀出也○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爲民之邑居不爲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爲廛但周礼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爲居宅卽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爲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貈子貆郭璞曰其雌者名㹽㹽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爲㹼㹼○箋是謂至曰貆○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爲狩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卽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淸且直猗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輻音福**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令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十萬至之數。○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輪音淪漘順倫反本亦作脣淪音倫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圓者爲囷鶉鳥也。○囷丘倫反圓倉鶉音純。○疏傳圓者爲囷鶉鳥。○正義曰月令修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鶛牝庳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鶛郭璞曰鶉鵪之屬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疏傳熟食曰飧。○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曰爲熟食也。○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爲魚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音石斂呂驗反下同疏碩鼠三章章八句至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爲

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 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箋云爰曰也。

疏 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徙。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鼫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愼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鄉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箋云不肯施德於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苗嘉穀也

疏 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箋云不肯勞來我。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徠本亦作來同力代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箋云郭外曰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號呼也箋

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咏本亦作永同音詠號戶毛反注同呼火故反說音悅 疏 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釋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箋之往永歌。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五之三）

魏譜

故言周以封同姓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子當作云形近之譌 其封域 補 案其上當。 寘諸河之干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與今地理志同 昔舜陶於河濱 補 案昔上當。 不可知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當作也字誤是也 止此詩並刺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止作也案皆誤也止當作但字之壞耳

○葛屨

而無德以將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 反覆儉嗇褊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覆當復字誤是也 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首形近之譌 亦是趨利之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士作事案所改是也篇內同 故箋採下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採當探字誤是也

要襋也 段玉裁云古本當作要要也謂此要字卽衣之要也衣之要見於喪服士喪禮玉藻深衣諸篇字無作褄者以本字爲訓此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說文巳巳也北風傳虛虛也之例淺人不能通故北風與此二傳皆妄改 襋領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領上當有衣字釋文襋下云衣領也正義云要是裳褄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

考此可見釋文正義二本此傳皆有衣字正義亦者卽亦傳也說文襋下引詩此句是正用傳文傳上云要襋也以上經已見裳字故不復言裳襋也此傳云襋衣領也以經更無衣字故須言衣以顯之也各本脫衣字失傳旨矣當正之○案襋領皆統於衣不得分襋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襋爲裳襋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　國家靡

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幣當作弊形近之譌　雖復與襌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襌誤復考儀禮釋文浦挍是也　則襯爲衣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襯當作襋

○汾沮洳

雖然其采莫之士小字本相臺本士作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字是也士乃誤字其誤與葛屨正義內同當時寫書人往往以士代事此絕不可通閩本以下閒仍之亦誤

○園有桃

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殽作食案食字是也此傳以食解殽非複舉經文正義說箋云明食桃爲殽正用傳

不我知者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作不知我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臺本非也箋倒經作不知我者正義依之耳不可據以改經下章同

箋云知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知作如考文古本同案如字是也

以自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止誤正十行本初刻止後剜改作正案止字是也正義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可證　又言從

君之行儉而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從當彼字誤是也　是稅三不得薄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一　非徒薄於十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當作一

○陟岵

國迫而數侵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是正義本數下有見字考釋文云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本當卽或作本也葛屨序正義云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乃引此就園有桃序耳考文古本作國小迫而數見侵削采釋文但誤倒而迫二字

猶司寇亡役諸司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云形近之譌

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止作上案上字是也正義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又說箋云此變言上又云明在軍上爲部分行列時也標起止云箋上者皆可證山井鼎云按疏作上爲是

○十畝之閒

桑者閑閑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閑閑音閑本亦作閑正義標起止云傳閑閑正義本與釋文亦作本同

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萊譌菜是也

○伐檀

徑言徑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涎當作侹形近之譌爾雅釋文可證

揚子云有田一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壥誤云非也此語出揚子自序

其雌者名㺇㺇乃刀反毛本㺇誤獿閩本明監本不誤案爾雅釋文云㺇字又作獶同是作獿者誤

今江東通呼貉爲㹧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㹧貗誤㹧㹧引證爾雅釋文㹧烏郎反貗山吏反是也

獸三歲曰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盧文弨云齊傳曰三歲曰肩豳傳曰三歲曰豜矣則此傳三當作四廣雅之所本也段玉裁云鄭司農注周禮云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毛互異肩豜同字耳今考騶虞正義引此傳亦作三歲云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

故今古數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當作合形近之譌

入其門則無人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公羊本作則無人焉門者何休注可證正義所引亦然不知者誤去下門者二字耳今公羊焉字誤在門字下更非鄭

以爲魚食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案食當作飧之二字不得與不素飧相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飧當餐字誤是也

○碩鼠

會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依正義當作眷顧各本皆誤倒也

關西呼鼩音瞿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至瞿十行本剜添者一字必音瞿二字初刻旁行細書而兩字相並後改入正文故如此耳山井鼎云鼠字當在鼩下非也爾雅釋文作鼩將畧反引沈旋作鼩音求于反此同沈也○按音瞿二字郭語也非疏家語及卿大夫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鄉誤卿是也

誰之永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咏本亦作永同音詠歌也正義本是永字此箋云永歌也乃讀永爲咏不改其字者以爲假借也正義本爲長釋文本作咏當是因箋并改經字考文古本作詠采釋文耳

言往釋皆歌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釋字剜案此誤也釋當作矣首章正義云言往矣將去汝往矣二字本箋此亦同物觀考文補遺所載作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樂記及關雎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矣字剜案此誤也矣當作序十行本欲剜上文往矣之矣誤入於此山井鼎云宋板磨滅就彼所見本而言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十行本脫此一行各本皆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五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

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害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臯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旣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旣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
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謂作詩
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
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
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
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
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
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旣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
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
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
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
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
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
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
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
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
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
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
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
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
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
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
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
詩鴇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鴇羽不爲小子侯詩者以昭公擧爲亂
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
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
本爲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
篇言晉鴇羽杕杜旣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憂深思遠謂宛
其一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文蟀作蠁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音洛下皆同思息嗣反注同○疏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蟋
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閑
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
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
晉爲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
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
俗也○箋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及宛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
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
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
也箋云我我僖公也蛬在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
復暇爲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允橘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蛬俱勇反沈又
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蛚復扶又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已甚康樂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
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勑佐反下同居義如字協韻音據**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
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反下同瞿俱具反疏蟋蟀至瞿瞿○毛以爲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
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月其將
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爲之君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
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
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
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異餘同○傳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蛬釋蟲文李巡曰蛬一
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

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揔名爲堂禮運曰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鄉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箋我我至耕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鍾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豳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主○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礼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礼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君雖至政令○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礼爲節也樂記曰礼主其減樂主其盈礼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强反謂自抑止是礼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礼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礼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礼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礼義○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礼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礼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礼也○箋荒廢至礼義○正義曰宛丘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行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外禮樂之外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禮樂此一樂字音岳**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蹶動而敏於

事。蹶俱衞反 疏 傳蹶蹶至於事。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

疏 箋庶人至無事。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慆過也。慆吐刀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樞本或作蓲烏侯反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樂音洛下及注同朝直遥反廷徒佞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下同埽蘇報反本又作埽下同 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揔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鍾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鍾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鍾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鍾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鍾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鍾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卽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卽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樞隰有榆 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榆以朱反荎田節反沈又直黎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婁亦曳也。曳以世反婁力俱反馬云牽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宛死貌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宛於阮反本亦作苑愉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疏 山有至是愉。毛以愉爲樂。鄭以愉爲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傳樞荎。正義曰釋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傳婁亦曳。

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之事故云婁亦曳也。傳愉樂。正義曰釋詁文。箋愉讀至偷

取。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爲偷言偷盜取之**山有栲隰有杻**栲山樗杻檍也。栲音考杻女九反樗勑書反又他胡反

檍於力反疏傳栲山樗杻檍。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樗杻名檍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樗與下田

樗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杻檍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万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

弓弩幹也**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洒灑也考擊也。廷音庭又徒佞反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灑色蟹反

又所綺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也箋云保居也疏傳洒灑考擊。正義曰洒謂以水濕地而埽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

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傳保安箋保居。正義曰二者皆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己樂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己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

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漆音七木名離力智反**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疏子有至永日。正義曰責昭公言子

既有酒食矣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

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摠謂大夫士以

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

沃焉 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沃烏毒反

疏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至沃焉○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白石鑿鑿 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鑿子洛反激經歷反湍吐端反洗蘇禮反又蘇典反去羌呂反垢古口反惡烏路反又如字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襮音博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申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爲宵黼音甫宵音消本作綃純眞允反又眞順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箋云君子謂桓叔○樂音洛

疏 揚之水至不樂○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襮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襮領至曲沃○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

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謚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箋繡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皓皓潔白也。皓胡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繡黼也鵠曲沃邑也。鵠戶毒反【疏】傳鵠曲沃邑。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粼粼清澈也。粼利新反本又作磷同澈直列反或作徹誤**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椒木名聊辭也蕃音煩衍延善反 疏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也。捄音求又其菊反何音掬沈居局反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佼古卯反

椒聊且遠條且 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且子餘反下同。

疏 椒聊至條且。正義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捄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已是子謂桓叔其人形貌盛壯得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助語也。傳椒聊椒。正義曰釋木云檓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陸機疏曰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箋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捄之實者捄謂椒之房裹實者也釋木云椒樧醜菉李巡曰樧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捄捄實也郭璞曰菉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裹名爲捄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捄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捄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裹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捄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傳朋比。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也。箋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爲大故以碩爲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

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自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傳條長○正義曰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兩手曰匊○匊本又作掬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篤厚也疏傳篤厚○正義曰釋詁文

椒聊且遠條且言聲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六之二）

唐譜

以此封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若誤君是也是也南有晉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壞去土傍耳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縣當作郡湯湯洪水方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割誤害非也此不與今尚書同耳古害割同字恩交正義引作割或後人改之○按此以詁訓字代其本字非所見尚書有異本也旣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暨誤旣是也

王命虢父伐曲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左氏父作公是也鳧羽正義引正作公此誤頊父之子嘉父閩本明監本毛本頊誤須

○蟋蟀

以禮自娛樂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虞正義作娛虞娛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於出其東門經改娛爲虞采此

君之好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義作樂考文古本同案樂字是也黑語曰補毛本黑作里案里字是也

○山有樞

山有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樞本或作蓲烏侯反茎也爾雅釋木蓲茎釋文蓲烏侯反詩云山有樞是也本或作蓲同考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蓲說文艸部蓲下云草

也不以爲蘌堇字是毛氏詩作樞也爾雅加艸於首所以別戶樞字耳漢書地理志山樞亦然其實毛詩不作蓲釋文或作本非也亦不作蘌故說文艸部木部皆無蘌字也

華如練而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楝誤練非也練卽楝字耳○按疏家不用假借字作楝是

藥正白蓋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蓋下脫此字非也蓋樹二字爲一句言華之盛多拚蓋其樹也

弗洒弗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埽作掃案埽字是也

弗鼓弗考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也釋文云弗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本與或作本同

考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考下有亦字亦者亦經弗擊也見上標起止云傳洒灑考擊當脫亦字或後人誤去之也

何不日日鼓瑟有飲食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有作而案所改非也有當作自形近之譌

○揚之水

沃盛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强作彊案彊字是也彊雖可通用强而正義本用彊字今正義中閒有强字者寫書人省而亂之耳餘同此

激流湍疾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激作波考文古本同案波字是也正義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是其證

於此綃上刺爲繡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繡當作黼

白石皓皓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作晧案晧字是也說文白部無皓字是晧字本從日也廣韻三十二晧亦無皓字釋文當本作晧今誤見後考證

白石粼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鄰誤粼案今釋文亦有誤者詳後考證

○椒聊

碩謂壯貌佼好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段玉裁云正義云故以碩爲壯佼貌是正義本作壯佼貌壯佼二字疑鄭本用月令文而後人亂之壯佼又見

萇楚

箋

條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尚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其說非也此傳以長訓條乃謂條爲脩之假借古字條脩相通如漢書脩侯之比考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是此經遠條二字皆以氣言之不以枝言之也下章同考文古本改經二條字皆作脩乃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及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條也

彼已是子謂桓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其案此正義以已說其耳故與經字不同考文古本經其作已采此而誤又謂衍字也彼已是子桓叔六字爲一句正義文例如此猶日月正義云今乃如是人莊公之類 得美廣大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得作德案所改是也 郭璞曰莍萸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莍誤菜案浦鏜云茰誤萸從爾雅音義按茰所留反是也

碩大且篤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碩誤實

言聲之遠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聲當作馨此欲以馨訓條也今考此章條與上章同皆訓長爲脩字之假借非有異也不宜更爲之訓此傳言聲之遠聞也乃篇末揔發一篇之傳謂此椒聊詩乃言桓叔聲之遠聞也篇末揔發傳毛氏每有此例如采蘋木瓜之屬是矣此傳毛當有所案據自作正義時已無文以言之後遂專繫諸第二章遠條且一句而疑其有所不可通也○按說文云馨香之遠聞也正與此合葢上章作脩此章作條後人亂之耳條取芬芳條暢之義

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illegible]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上直留反下亡侯反　疏　綢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宿音秀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　疏　綢繆至良人。毛以爲綢繆猶纏綿束薪之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與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

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爲嫁娶者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令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傳綢繆至嫁娶矣○正義曰以綢繆自東薪之狀故云猶纏緜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箋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大者爲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夫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薪爲賢者自東其薪不爲輿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東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東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久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摽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有異也○傳良人美室○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爲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夕

而欲見此美室也。箋今夕至其時。正義曰箋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後戶豆反。疏傳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嘆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奈此良人何。箋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逅解說之貌。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覯本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戶冓反邂覯解說也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解音蟹說音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直音值又如字。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粲采旦反字林作妿。疏傳三女至二妾。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杕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疏杕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皃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也。湑私敘反比毗志反下文及注同。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踽

俱乎反遠于萬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佽七利反。疏有杕至佽焉。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杕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與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爲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傳杕特至相比。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湑兮則湑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與耳。箋君所至政令。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傳佽助。正義曰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也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也箋云菁菁希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睘本亦作煢又作惸求營反。疏傳睘睘至同祖。正義曰睘睘踽踽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恤憂也。卹本亦作恤荀律反疏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正義曰

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爲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辟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袪起居反又丘據反袂末也居如字又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疏】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裘豹皮爲袪裘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己與在位故舊恩好。傳袪袪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袪別此以袪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爲袂故以爲袪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礼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羔裘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亦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與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卽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褎徐究反本又作袖同究九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好呼報反注同 疏 箋我不至遺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鴇音保似鴈而大無後指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反鄂五各反。疏 鴇羽二章章七句至是詩。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苞補交反栩況羽反稹本又作縝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田又音振廣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治與反處昌慮反迮側百反梱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盬不攻緻也怙恃也箋云蓺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爲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盬音古蓺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疏 肅肅至有所。正義曰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鴇鳥之羽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鴇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既則罷倦

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蓺黍稷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傳肅肅至樹止。正義曰苞稹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内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傳盬不至怙恃。正義曰盬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此云盬不攻緻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蓺樹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盡力雖歸既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行翮也。行戶郎反注同翮戶草反爾雅云羽本謂之翮【疏】傳行翮也。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并卑政反下注同爲于僞反使所吏反注同。【疏】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箋天子至來者。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

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也或以爲使卽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奉使適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别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卽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無衣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疏豈曰至吉兮。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侯伯至七章。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衣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傳諸侯至爲君。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孼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

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疏傳天至爲節。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
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
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
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
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箋變七至愈乎不
。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
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
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
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
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
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
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菼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
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
辭以請命耳。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燠暖也。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煖奴緩反 疏傳燠煖也。正義曰釋言文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宗族本亦作宗矣 疏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焉。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已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
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
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
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
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
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陰於鴆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 **彼**

君子兮噬肯適我 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
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噬市世反韓詩作逝逝
及也比毗志反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
待之。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鴆反下文同食音嗣下同。疏

有杕至食之。正義曰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遠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求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忠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箋道左至杜然。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傳噬逮。正義曰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於此國訓此逮爲至也。箋肯可適之。正義曰肯可釋言文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周曲也。周韓詩作右 疏 傳周曲。正義曰言道周遶之故爲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 遊觀也。

觀古亂反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好呼報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疏 葛生五章章四句至喪矣。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 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蘞音廉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劍反草木疏云似栝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箋云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疏 葛生至獨處。正義曰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蘞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

於夫家旣外成于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傳葛生至他家○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域營域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齊側皆反本亦作齐下同篋口牒反韣本亦作獨又作犢徒木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箋云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疏角枕至獨旦○正義曰婦人夫旣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傳齊則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枕衾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此以齊今夫旣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旣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己意以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齊時所用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箋夫雖至行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之以盡情○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墳扶云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冢壙○壙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苓力丁反即甘草葉似地黃好呼報反

疏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

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
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辟匹亦反下同行下孟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苟誠
也箋云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苔然○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
作僞字非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爲言謂爲人竝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訓所諫反**人之爲言胡得焉**箋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
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疏**采苓至得焉○毛以爲言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
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
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僞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
云人之僞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僞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
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
下六句唯以苟爲且餘同○傳苓大至無徵○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
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鄭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
非者故易之○**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也**疏**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
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葑菜名也○葑孚容反**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
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挍勘記（六之二）

○綢繆

季夏之日　補日當作月

若薪蒭待人事　小字本相臺本蒭作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芻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唯十行本作蒭乃沿經注本俗體字耳

斥嫁取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嫁衍字也此但刺取者不刺嫁者故下文云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也正義亦可證

謂之五月之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無之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杕杜

有杕之杜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杕本或作夷狄字非也考此六朝時河北本也其江南本木傍施大不誤見顏氏家訓

杕特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特下有生字案此十行本無者是也釋文杕杜注云特貌顏氏家訓引江南本傳亦無生字正義云言有杕然特生之杜者是自爲文取下有杕之杜篇箋文爲說耳非此傳有生字也考彼箋乃本彼經生于道左而言之則此傳不應有明矣考文古本有采正義○按說文杕木特貌正本毛傳

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下當有次字此傳比次卽取經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之文也釋文湑湑下云不相比次也是其本有次字正義云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標起止云至相比或因經注本無次字而誤去之耳其餘仍多言比次也考文古本次字采釋文

以菁菁爲稀少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箋作希此正義作稀希稀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羔裘

袪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袪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袪袂定本云袪袂末與禮合釋文本與定本同下傳云本末不同正義云以褎身爲本褎袂爲末是也無取於袂爲本袪爲袂末當以正義本爲長見段玉裁毛詩詁訓傳注

又曰袂尺二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袪誤袂是也又下袂口也不誤浦并改之則非

傳亦解與喻之義 補 案亦當作已 不應得有

故亂舊恩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疑衍字是也上文兩言故舊恩好可證

○鴇羽

君子下從征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下從征役者又云定本作下從征役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有異也釋文云政役音征篇內注同或定本作政字也考周禮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云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此序字與彼同考文古本作政采釋文

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梱作捆案捆字非也梱者稛字之借又釋文云致直置反下同正義云定本緻皆作致是正義本此箋及下傳箋攻致皆作緻也考說文糸部本無緻字徐氏新附字有之鄭考工記注云稹致也亦不從糸當以釋文定本爲長下傳攻致閩本以下作緻依正義改耳以後致字同此

其穀爲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斗誤汁是也下多言杼汁誤同

曷其有常 唐石經以下各本同唯相臺原刻各有其誤

○無衣

刺晉武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又云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又云美其能并晉國作美者是也上文譜正義云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者誤

豈號奉使適晉 閩本明監本毛本號下有公字案所補是也

心未自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毛本未作不案心未自安者承上箋謂七章之衣晉舊有之矣但未自安耳正義云心不自安乃自爲之不當依以改箋

安且燠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奧本又作燠正義標起止云傳燠煖也是正義本作燠小明經作奧經中用字不畫一之例考文古本作奧采釋文

○有杕之杜

皆可求之我君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求作來案來字是也正義云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此來之之義也

君當忠心誠實好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忠作中案所改是也

○葛生

域營域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營作塋案此十行本營字是也營卽塋之借字耳

故極之以盡情小字本相臺本極下有言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無極字案此十行本無言字者是也小大雅譜云要於極賢聖之情是其證

○采苓

人之爲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人之詐譌之言又下文盡作僞言是其證又云王肅諸本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此引定本以證其同也釋文云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僞字非考沔水民之訛言箋云訛僞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正月人之訛言箋云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其訛言卽此經之爲言也古爲僞訛三字皆聲類所近用作假借用作詁訓其理一也作爲則當讀作僞耳箋不云讀作者其於假借例有如此者也正義本定本乃依正字釋文讀于僞反及如字又云本或作僞字非其說皆未諦考文古本作僞下文注同皆采正義○按鄭箋云謂爲人爲善言上爲字去聲下爲字平聲讀之然則經文爲字不當作僞爲者作也造也王風傳云造爲也

爲言謂爲人爲善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爲言謂爲人並于僞反若經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正義本經作僞言此箋當亦作僞言下二爲字雖無明文但以經推之當是作爲人僞善言其爲人讀于僞反僞善言卽複舉經字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二）

[illegible]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陸曰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秦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在虞夏商爲諸侯至周爲附庸

盧宣旬校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皐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皐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絶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正義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

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雒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雒之嗣則從中潏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别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録其詩而録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寛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録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録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討襄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横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正義曰迆謂靡迆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迆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

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便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侯覬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詩也駟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驖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驖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栗人反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疏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竝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禮

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爲句者以驅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卽知此始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爲文卽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脩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先儒斷始大爲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顚都田反的丁歷反顙桑黨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注同又力政反沈力丁反韓詩作伶云使伶傳直專反

【疏】有車至之令○正義曰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顚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傳鄰鄰至的顙○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顚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爲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卽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卽是內此臣○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小臣之官也○箋欲見至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 興也陂者曰阪

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阪音反又扶板反陂彼寄反又普羅反又彼皮反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閒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

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耋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直遙反後胡豆反又如字○

疏 阪有至其耋○正義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爲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入皆欲願仕也○傳陂者至曰隰○正義曰釋地云下濕曰隰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隰濕也○箋既見至安樂○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也○箋今者至寵祿○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謂仕焉逝訓爲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簧笙也簧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始命絕句囿音又沈又尤菊反樂音洛

疏 駟驖三章章四句至樂焉○正義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囿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

者域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駮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囿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箋始命至附庸○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始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驖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阜符有反驪力知反○**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媚眉冀反

疏 駟驖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駟驖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傳驖驪阜大○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驖者言其色黑如驖故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箋四馬至之良○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覿總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傳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子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爲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言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麋亡悲反○**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舍音捨拔蒲末反射食亦反括苦活反善射音社

疏 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傳時是至羣獸○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貍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

牡。箋奉是至其所。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傳拔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拔爲末。箋左之至善射。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種章勇反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輶由九反又音由鸞盧端反鑣彼驕反獫力驗反說文音力劍反歇本又作猲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驕本又作獢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喙況廢反驅丘遇反或丘于反乘繩證反搏音博舊音付

疏 遊于至歇驕。正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圃中多所獲得也。傳閑習。正義曰釋詁文。箋公所至之馬。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傳輶輕至歇驕。正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箋輕車至所爲。正義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趍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

祇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則噬謂瘈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澄反夸苦花反樂音洛又音岳。

疏 小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則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箋矜夸大。正義曰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俴錢淺反收如字楘音木本又作鞪革歷錄也曲轅上束也輈陟留反軫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祿句古侯反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驅本亦作駈起俱反靷音胤鋈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屨反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釁反無取於靷也禦魚呂反慎或作順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略反又丁略反軾音式本亦作式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茵音因文茵以虎皮爲茵茵車席也暢勑亮反轂音谷騏音其馵之樹反。

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温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疏】小戎至心曲。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皁小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輈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傳小戎至歷錄。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俴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輈者轅也言五楘梁輈五楘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楘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句之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是輈在衡上故頸間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楘則歷錄之稱而謂之五楘者以一輈之上有五束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此言俴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故謂之淺軫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玄謂讀如遂宇之遂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傳游環至續靷。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

軓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故云揜軓也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
之上令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
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
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軥而還服虔云軥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
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是橫
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
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金銀銅鐵摠名爲金此說兵車之
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
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笭也靷所以引車也鋈沃也治白金以
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箋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
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軜在軓前橫木映軓故知垂軜上謂陰板垂軜上也靷言
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靷之環○傳文茵至曰馵○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
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
訓爲長故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
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
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者直名馵意亦同也○箋言我至五
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
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孚尹旁達信也郎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此文又云叩之
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傳
西戎板屋○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
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
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駵中中
服也驂兩騑也○駵音畱騧古花反鬣本又作鬣力輒反騑芳非反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
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盾順允反徐又音允觼古穴反軜音納內也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 在敵邑也 **方何爲期胡然**
我念之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疏】 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

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駵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未鋈金以爲觼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傳黃馬黑喙曰騧。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箋赤身至兩騑。正義曰爾雅有駵白駁駵馬白腹騵則駵是色名說者皆以駵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駵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傳龍盾至內轡。正義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俴駟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音求錞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敦說文云矛戟下銅鐏伐如字本或作𢧵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鐏徂寸反又子遜反札側八反厖莫江反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韔勑亮反下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鄭注周禮云弓檠曰柲弛則縛於弓裏備頓傷也以竹爲之柲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反緄古本反縢直登反紲息列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厭於鹽反秩陳乙反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俴駟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錞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傳俴駟至文貌。正義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

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披甲也孔甚釋言文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則鐓鐏異物言鋈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箋俴淺至厖伐。正義曰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礼用牲用玉言厖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爲厖明厖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討爲厖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虎虎至縢約。正義曰下句云交韔二弓則虎韔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韔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胷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婁胷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盤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韔注云韔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韔也言閉紲者說文云紲繫也謂置弓韔裏以繩紲之因名韔爲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韔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見紲於韔矣是紲爲繫名也所紲之事則緄縢是也故云緄繩縢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韔中也。箋鏤膺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鏤故知鏤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礼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革路樊纓以絛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傳厭厭至有知。正義曰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僉曰益哉毛本僉誤禽閩本明監本不誤段玉裁云禽乃禹之誤古文尚書作禹詳見尚書撰異　實鳥谷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俗誤谷非也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如此　有子曰女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防誤妨非也漢書人表作女妨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大几生大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駱誤雒非也人表作大雒當是正義所見秦本紀亦如此　騶之變風始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秦誤騶非也案譜於其餘每稱國於此易秦言騶者以其言秦則嫌似秦之政衰而變風始作也衛譜云衛國政衰變風始作餘國從上而同可知也唯鄭首緇衣亦不易其文者對上檜而言又作故耳　平王討襄公爲諸侯補毛本討作封案封字是也　不須便言其西閩本明監本毛本便作復案皆非也此更字之誤　車鄰駟驖小戎之歌閩本明監本毛本驖作鐵案鐵字是也餘同此詳本篇山井鼎云上文駟鐵同今本非也者誤

○車鄰

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閩本明監本毛本秦下有仲字案所補是也

○駟驖

駟驖美襄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鐵後改驖經駟驖孔阜同案釋文云駟驖田結反又吐結反驖驪馬也考說文驖馬赤黑色从馬𢧜聲詩曰四驖孔阜是毛氏詩作驖釋文本與許合也正義本當是鐵字鐵爲驖之借如鴟爲鳶之借而石經初刻依之上譜正義及騶虞車攻吉日等正義多引作鐵是其證此篇經注正義十行本盡作驖必合併時入以經注改正義字故即正義所云鐵者言其色黑如鐵者亦盡改爲驖而不可通矣閩本明監本與十行本同毛本依譜正義改爲鐵　秦始附庸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考文一本作秦仲始爲附庸也采正義而又有誤　於園於圃皆有此樂毛本二於字誤于閩本明監本不誤案凡正義所有于字或順經順注及引他書而順彼文也其自爲文則例用於字互相錯亂者皆非餘同此　冬獵曰狩釋言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誤言是也

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上戴字當載字之誤是也國狗之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瘈誤齧是也

○小戎

本又作縏革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鞶作韏小字本所附同是鞶當作韏縏革二字又韏字之譌

游環靷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釋文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釁反無取於靷也戴震段玉裁皆以釋文本爲長正義本誤與下箋靷之環字相亂非也又云定本作靷環如其所言不爲有異當是定本作靳環

陰揜軓也小字本同相臺本軓作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軓案軓字是也

騏騏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騏綦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考此則正義本作騏綦文也以綦解騏詁訓之法也釋文云騏馬騏文也以曹鳴鳩釋文訂之當亦綦之誤○段玉裁云騏騏文也尸鳩傳同駉傳亦曰蒼騏曰騏此皆以騏釋騏下騏卽綦字綦者蒼艾色見出其東門傳矣說文所本也而此等字皆不作綦者毛時習用騏字謂蒼艾色爲綦色故尚書騏弁曹風其弁伊騏皆謂蒼艾色也此等傳以騏釋騏正如北風傳以虛釋虛葛屨傳以要釋要正是一例謂此馬名騏者以其騏文也詁訓之學必於古今字求之縞衣綦巾周人古字騏文騏弁漢人今字鄭風作綦曹風作騏字不必畫一也

五楘是轅上之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之飾剜添者一字是誤衍之字也今驂馬之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令驂馬引之此正義以引說靷也兩軛又馬頸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邊叉誤軛是也又以左傳釋文正義所引考之浦挍是也所以蔭荃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笭誤荃以釋名考之浦挍是也鋈沃也治白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治作冶案所改是也左足白曰馵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右案十行本足白曰剜添者一字是誤衍足字也沈文又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沈當作彼形近之譌

何以然了不來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了二字倒案倒者非也讀當於何以然斷句正義云何爲了然不來乃誤耳明監本毛本又依之改也

段玉裁云明馬應龍刊經注本亦作然了

騂馬白腹騵 閩本明監本毛本騵上衍曰字案此無曰字亦與爾雅合也而山井鼎未載

蒙尨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厖作尨案尨字誤改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厖伐釋文厖伐莫江反○按依說文則尨者正字厖者假借字相臺本不誤

取其鐏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下取其鐓地同浦鏜云也字並誤地非也正義所引曲禮注自如此今本作也誤耳山井鼎禮記考文可證 弟子職

曰執箕膺揭 明監本毛本箕誤其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揭恐擖誤當與曲禮疏併考是也今考管子作揲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擖釋文本作葉又少儀云執箕膺擖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擖士昏禮同是揲葉擖三字古通用也揭字誤儀禮注亦有誤作揭者○按段玉裁云揭乃擖之誤擖乃擸之誤擸乃欆之誤凡箕之底棞之盛物者皆曰葉或作楪譌作揲葉亦謂之欆古字巤聲與葛聲相互亦鬣或作鬛臘或作臈之類也

讀如盤帶之鞶 補案盤當作鞶

皇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四） 廿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敎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蒹葭上古恬反下音加被皮寄反【疏】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焉。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敎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敎之禮者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蒹音廉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緊於奚反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蘇路反洄音回上時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宛紆阮反本亦作苑易以豉反【疏】蒹葭至中央。毛以爲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敎必待周禮以敎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爲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雕傷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爲黃矣以興衆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敎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敎則衆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

賢人以敎其國也。傳蒹葭至後興。正義曰蒹蘼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蘼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霜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蒹葭至則服。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敎民則服。傳伊維至難至。正義曰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箋伊當至言遠。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敎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皆述求賢之事一邊水傍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傍也。傳逆流至以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此謂得人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爲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爲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爲求賢之事。傳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爲霜。淒本亦作萋七奚反晞音希 疏 傳晞乾。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湄水隒也。湄音眉隒魚檢反又音檢 疏 傳湄水隒。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岸故云水隒

遡洄從之道阻且躋 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躋本又作隮子西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坻小渚也。坻直尸反 疏 傳坻小渚。正

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涘音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迂音于

疏傳右出其右○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沚為韻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小渚曰沚○沚音止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疏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為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為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稻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條本又作樤音同稻吐刀反山榎也柟如鹽反沈云孫炎稱荊州曰柟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朝直遙反裼星歷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渥於角反淳漬丹如字韓詩作沰音撻各反沰赭也淳之純反又如字本亦作厚字漬辭賜反

疏終南至也哉○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故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陳其美之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傳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其山高大是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稻山榎李巡曰山榎

一名楣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楣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柟釋木云孫炎曰荆州曰梅楊州曰柟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楣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黄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藂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傳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紀如字本亦作屺沈音起

疏 傳紀基至如堂○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音弗 疏 傳黑與至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佩玉將將壽考不亡 ○將七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行戸郎反下皆同鍼其廉反徐又音針從死上才容反。疏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箋三良至從死。○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琁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有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子車氏奄息名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 慄慄懼也箋云穴謂冢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惴之瑞反慄音栗壙苦晃反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殲盡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愬之。殲子廉反徐又息廉反愬蘇路反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贖食燭反又音樹 疏 交交至其身。○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傳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箋黃鳥至本意。○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

或字取其韻耳。傳乃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傳惴惴懼。正義曰釋訓文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當也。禦魚呂反注同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鴥說又作鴪尹橘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鸇字又作䲨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鷂青色說文止仙反字林尸先反駛所吏反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

疏鴥疾至實多。正義曰鴥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輿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傳鴥疾至北林。正義曰鴥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鸇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機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櫟盧狄反駮邦角反獸名草木疏云駮馬木名梓榆也倨音據

疏傳櫟木至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

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椒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盖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駮馬梓楡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樂音洛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棣音悌檖音遂或作遂

疏 傳棣唐至赤羅。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檖赤羅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反又如字下注同亟欺冀反

疏 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爲𠔥所以倒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袍抱毛反襺古顯反本亦作繭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

疏 豈曰至同仇。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

我戈矛與子同爲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
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也○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
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
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傳袍襺至其死○正義曰袍襺釋言文玉藻云
纊爲襺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
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傳旣以此爲與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
致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與上與百姓同欲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
與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箋此責
至同欲○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稱爲
我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
無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傳戈長至仇匹○正義曰
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
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
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也王肅云疾其好攻
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匹釋詁文○箋于至攻戰○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耦曰仇
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爲康公之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令之辭刺其好攻
戰也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
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
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鴇羽
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汙垢○澤如字說文作襗云袴也褻仙列反近附近之近汙音烏又汙穢之汙垢古口反

疏 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
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也是
其褻衣近汙垢也襗是袍類
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

疏 箋戟車戟常○正義曰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渭陽音謂水名水北曰陽麗本又作驪同力馳反難乃旦反大音泰

疏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之難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是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于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麗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雍於用反縣名今屬扶風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馬也○乘繩證反注同

疏傳母之昆弟曰舅○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箋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思息嗣反瑰古回反

疏傳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

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惡見食之故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權輿音餘權輿始也

疏　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乎夏屋渠渠　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夏胡雅反屋如字具也食我音嗣注篇內同　今也每食無餘　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　于嗟乎不承權輿　承繼也權輿始也

疏　於我至權輿。○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嗟歎之。○傳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屋具至勤勤然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傳承繼也權輿始。○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爲繼權輿始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　四簋黍稷稻粱。○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

疏　傳四簋至稻粱。○正義曰考工記云旊人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昭二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

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 六之四

○蒹葭

順禮求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標起止云傳順禮未濟又上文皆可證

可以爲曲簿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簿作薄案薄字是也簿見廣韻宋時或用此字其說文方言廣雅等皆用薄字今廣雅亦誤簿此當與同

使之周禮 明監本毛本之誤知閩本不誤案周當作用形近之譌

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 明監本毛本順下更有不敬順三字閩本剜入案所補非也此隱栝箋意故略去不敬順耳不必加三字以分配逆流也

蒹葭萋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萋萋作淒淒案釋文云萋萋本亦作淒正義本今無可考

未已猶未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猶字衍

○終南

以戒勸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閩本明監本毛本亦無

錦衣采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錦者雜采爲文故云采衣也也是正義本色當作衣考文古本作衣乃采正義耳

孫炎稱荊州曰㭒揚州曰梅（補）釋文挍勘云影宋本缺通志堂本盧本如此案段玉裁云疏引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㭒當依之乙是也爾雅疏亦可證渥

厚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赫然如厚漬之丹釋文渥丹下云厚漬也又云淳之純反又如字本或作厚是正義本與或作同考文古本作淳采釋文人

君以盛德之故有顯服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下有宜字案所補是也又陳其美之（補）毛本之作以案所改是也有大山古文以爲

終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下浦鏜云脫壹字是也梅柟釋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

大如牛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豫樟不應複爾雅疏無其說誤也陸疏自此下皆說豫樟因毛詩更無豫樟故就梅下說之至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藂以下乃更說梅

也爾雅疏誤鄭於方記注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坊誤方是也

有紀有堂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紀字云本亦作屺正義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標起止云傳紀基是正義本與定本同屺是山有草木字集注當誤堂畢

道平如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段玉裁云定本非也此自爾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

牆若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箋云畢也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畢也當作基也考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云云是正義本已誤遂

爲之遷就其說也

○黃鳥

當是後有爲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有作主案所改非也有當作君形近之譌

慄慄懼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慄慄作惴惴考文古本同案惴惴是也

以求行道若不行閩本明監本毛本重道字案所補是也

○晨風

駪彼晨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駪作鴥唐石經作鴥案鴥字是也釋文尹橘反采芑經同沔水經不誤

駃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駃作駛小字本作駃案駃字是也考此字說文在新附中而廣雅已有之皆作駃玉篇廣韻皆作駃釋文此及二子乘舟同乃失去一畫耳

○無衣

我與女共袍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同考文古本同案同字是也

以與明君能與百姓樂致其死閩本明監本毛本百姓下更有同欲故百姓五字案所補是也

襗褻衣近汙垢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襗作澤案澤字是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襗云袴也可作毛鄭義異而經字則同之證正義云故易傳爲襗乃依鄭義易字以曉人非謂經傳字作澤箋字作襗也相臺本依之改箋者誤

○渭陽

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外國者三字疑衍是也

聲伯惡見食之補毛本惡作夢

大清嘉慶二十年重刊
宋本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四